

试论闽、越与畬族的关系

陈元熙

闽、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福建是闽族的世界，浙江是越族的摇篮。对闽、越族的历史，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但一般认为闽、越是一个民族，即越族^①；畬族为越族之苗裔^②。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根据近年来搜集的一些资料，本文拟就闽族与畬族的渊源关系和畬族非衍出于越族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闽族系福建土著，畬族之先民

“闽”最初为民族名称，见之于史籍记载的，有如《周礼》所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③和“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④。这里所谓“闽”、“七闽”，后汉经学家郑玄认为，“闽”为“蛮”的别种，而七乃周所服的国数^⑤，实则是“闽”的七个部落。《临汀汇考》云：周代的“闽”与“夷、貉、戎、狄并称”^⑥。可见“闽”之为族名明甚。她与狄、貉、夷、戎等族一样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平闽越后，有相当一部分闽族人民同越族一起被迁往江淮，其所遗留在闽境内的，“有匿于深山而迁之未尽者曰余（畬）民”^⑦。可见“闽”、“畬”两族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的。关于这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从“闽”、“畬”字音剖析其渊源关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闽”解释为“蛇种”。其后有人以讹传讹，至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便把“闽”作为福建之代名词^⑧，于是福建人就成了蛇种民族了。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说：“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鲁，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畬民，字亦作余，……而畬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种欤！”^⑨明确地指出许氏因“畬之音与蛇同”而错误地得出“闽”为“蛇种”的结论。《集韵》说：“畬，诗车切”，音奢，读为She；又食遮切，音蛇，读为Sha。福建人对畬、邪，都读成Sia，与“蛇”字同音。据董作宾的《闽音杂记之二——说畬》云：“畬民，在榕腔里叫他作Sia——ming，有时用一个‘邪’字来替代‘畬’字。连江的居民有时拿‘邪民’二字嘲笑他们的妇女，有些人说，他们是福建的土人，就是古闽人……叫他们‘蛇民’是表示他们是‘蛇种’的意思”^⑩。这里称畬民为“邪民”、“蛇民”、“蛇种”是含有歧视之意，但指出畬民为“福建的土人”、“古闽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分析，“闽”、“畬”之渊源关系已见端倪。

其次，从“蛮”字含义揭示“闽”、“畬”之渊源关系。“蛮”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尔雅》有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⑪。晋朝郭璞注《尔雅》：“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⑫。这就是说在春秋时期，华夏族的

68

四周居住着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而蛮族在南方，史书遂称之为“南蛮”，其根据地在今湘、桂、黔、粤、赣、闽等地。《史记索隐》云：“蛮者，闽也”^⑩。《说文解字》在注释“夏”字时亦有“南方蛮闽”的提法，这都说明了“古闽人”是南蛮大族系中的一员。此外古籍还把“古闽人”分布的地方，或以“闽”命名，或以“蛮”命名。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称福建为“闽州”，王应山《闽都记》称福建为“蛮州”，福安县十八都有“南蛮村”^⑪。王恭有“无诸建国古蛮州”的诗句^⑫，都是明证。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王无诸，王闽中地，都冶为城^⑬。冶都在今福州，福州又是“古闽人”居地，故被称为“蛮州”。足见“闽蛮”即指闽族、“古闽人”。

现在谈谈“蛮”与“畬”之间的关系。六朝以后，史书多以“蛮獠”^⑭、“峒蛮”^⑮来称呼福建的畬族。如《福建通志》引《丁氏古谱》说，六朝以来，九龙江两岸，“尽属蛮獠”^⑯。《资治通鉴》云：“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⑰。这里所谓的“蛮獠”、“峒蛮”均指活动在福建境内的畬族。《云霄厅志》云：该地（云霄）有一最古的庙——“五通庙”，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以前，云霄“未开郡之先，蛮人所建”^⑱。在庙柱上镌有“盘、蓝、雷氏系陈玉钤（即陈元光——作者注）所征蛮獠”的字样^⑲。“蛮獠”者，盘、蓝、雷氏也。而盘、蓝、雷就是当时和今天畬族的三个姓氏。

史书在“蛮”下带“獠”以称“畬”，这反映了古代畬族以“蒐狩为生”的早期社会经济的特点。《史记集解》郭璞云：“獠，猎也”。《索隐》引《尔雅》又云：“宵猎曰獠”^⑳。关于畬族狩猎为生的情况，清人杨澜在《临汀汇考》描述畬民狩猎时引长汀杨浚诗说：“夜半风腥呼野菜（指野兽——作者注），强弓毒矢竞相邀”^㉑；又引《瑶民纪略》云：“豺豹虎兕间经其境，群相喜谓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时以归”^㉒。可见许多志书以“蛮獠”称畬，是贴切的。

至于称福建畬族为“峒蛮”，史书也不乏记载。如《临汀汇考》的“黄连峒蛮”、“光龙峒蛮”和《明史》的“百家畬洞”等。所谓“峒”者，“山穴，参差不齐也”^㉓。畬族曾经历过“刀耕火种”原始农业的阶段，他们“随山迁徙”、“巢居崖处”。据《漳平县志》记载：该县的“郊洞半是盘、蓝、雷”^㉔。《诏安县志》记载：该县“六峒则畬民所居”^㉕。《临汀汇考》亦云：“峒者苗人散处之乡”^㉖。“苗”非古代之“三苗”，乃“蛮”字之声转。实则是“峒者蛮人散处之乡”。所以史书中之以“峒蛮”称畬族，是着重反映历史上该族居住的特点。

从对“蛮獠”和“峒蛮”的分析，可以窥见“畬”、“蛮”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畬”、“蛮”二字又常被连用。《广东通志》述及潮州府畬族时说：“闽有畬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羣当作畬，实录谓之畬蛮”；《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邓淳粹的《岭海丛述》和周栻园的《杭川诗》，都使用“畬蛮”并称。自汉应劭的《风俗通》，始以蛮为盘瓠的子孙，范曄《后汉书·南蛮传》沿袭之，此后，盘瓠遂成为今日粤、赣、闽、浙畬族公共之图腾，这亦为“畬”、“蛮”间有渊源关系的佐证。因此《临汀汇考》更为明确地指出：“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蛮）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是闽地之蛮皆称畬也”^㉗。“闽”、“蛮”、“畬”之间的密切关系跃然纸上。因此，我们认为畬族的最早先民为“古闽人”，也就是所谓的“闽蛮”，是有史实可稽的。

第三，从“闽”、“畬”古今地理分布探索其渊源关系。古代闽族分布地域颇广，包括

今福建全省和广东的部分地区。据宋代欧阳忞《舆地广记》云,福建在春秋时期,为闽族之大本营^①。福州、福宁、建宁、邵武、漳州、汀州、泉州、兴化等府志也都说,这些地方周时“属七闽地”^②。《舆地广记》还说广东的潮州、梅州府属,在春秋时期也是闽族活动的地盘。而这些地区正是今天畬族的分布地。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调查,在福建华安、光泽、南平、顺昌、永定、归化(今明溪)、永泰、福州、福清、霞浦、莆田、仙游等古今“闽”、“畬”分布的同一区域内,至今尚存不少摩崖石刻,它是一种较原始的图象文字,被称为“虫文鸟篆”^③，“奇古不可辨”、“人莫能识”^④。就以华安汰内的图象文字来说,据史书记载,华安汰内有畬村畬民(至今还有——作者注),村名“古称桃源洞”,相传此地有“杨文广平闽十八洞”的故事^⑤。《福建文化》载《福建之畬民》一文云:“流传在福建民间之平闽十八洞的传说,当即指陈元光功勋而言的;而这种所说之闽,亦有作为蛮者,……无疑地即是今日之畬”^⑥。联系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元光征九龙江两岸广大地区的盘、蓝、雷“蛮獠”事实,说明了唐以前包括华安的闽南地区确是土著居民的住地,汰内图象文字应属当时土著民的遗迹。华安汰内的土著民,周称“闽”、六朝称“蛮獠”、宋元称“畬”。至明代,汰内仍为畬族所居。可见从“闽”——“蛮獠”——“畬”,尽管族名因时而异,但都是历史上华安汰内一脉相承的土著民。因此,我们认为汰内图象文字系畬族先民——“闽”或“蛮獠”的遗迹,大体是可信的。

从上述三个方面情况考察,说明畬族渊源于“古闽人”,是有一定根据的。

二、越系福建客族、畬族非衍出于越

越族在战国以后迁来福建。她原系浙江土著。公元前497——465年,越王勾践立国时,其疆域: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县句无亭)、北至于御儿(今浙江嘉兴御儿乡)、东至于鄞(今浙江鄞县)、西至于姑蔑(今太湖)^⑦。其统治范围仅限在浙江,势力始终未达到福建。越王无疆时,兴师伐楚,公元前334年,为楚威王所败。“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⑧。就在这个时期,有一支越人航海进入了福建,连横《台湾通史》云:“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⑨。王应山《闽都记》也说,在长乐县东北三十里有越王山,“无疆与楚战不利,徙族居之”^⑩。陈寿祺的《福建通志》和林语堂的《闽中记》都有越族子孙徙居长乐之“越迁山”的记载。无疆后又三世君长亲,因“失众楚伐之,走南山”^⑪。“南山”在何处?据叶国庆教授考证认为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这一地区的某些山区^⑫。这就是说越为楚败后,其子孙分水陆两路入闽,成为福建的一个客族。

越族南迁后,原为“古闽人”世界的福建又增加了一员新的兄弟民族,他们友好相处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族经过长期的生息繁衍,力量也愈益壮大,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在闽族聚居的福建称王的是越人,如闽越王无诸,东越王郢、余善,南海王织等。甚至闽地也被视为越地。《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引《开元录》云:“闽州越地……今建州亦其地”,福建似乎成了越人的世界。致使有的人误认客族越为福建土著、畬族之先民。根据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⑬的原理加以考察,越族与畬族不但毫无

共同可言,而且有极大的差异。

其一,经济生活特点不同。越族地处滨海,“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④;“陆事寡而水事众”^⑤。滨海江河是他们攫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他们靠海“吃海”,嗜食“海蛤”、“赢蚌”之类的海产物^⑥。“食水产……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⑦。越人还“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综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文身的目的是为使“入水,蛟龙不害也”^⑧。这个习俗是同越族的经济生活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畬族的经济生活与越族截然不同,他们“山居野处”、“射猎其业,耕山而食”^⑨,“随山种插,去瘠就腴”^⑩,早期的经济生活是农耕辅以蒐狩。畬人靠山“吃山”,黍、稷、薯、芋等作物是他们的日常食粮。这种农耕经济生活的特点在各地畬族的婚嫁习俗也得到反映。如福建的永春、德化畬族“嫁女以刀斧货(资)送”^⑪;建阳畬族嫁女“予以田器”^⑫。浙江建德畬族“以犁、耙、蓑衣、刀、锄为嫁妆”^⑬;龙游畬族“奁具惟犁、锄、蓑衣数事”^⑭。

其二,图腾崇拜及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不同。图腾是人类幼年时期的一种偶像崇拜,它被当做氏族的始祖母形象,以表明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纽带。如果畬族溯源于越族,尽管他们早已越过氏族社会阶段,但在图腾的共同性方面,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得到反映。可是越、畬两族各有自己的图腾对象,前者崇拜蛇,后者崇拜盘瓠。且畬族对越族的图腾物(蛇),怀有一种特别恶感的心理,只要听到讲蛇就耿耿于怀,甚至因“蛇”字读音与“畬”字同,就强烈要求更换民族名称,不愿与“蛇”字“蛇”音有丝毫瓜葛。一个崇拜蛇,一个厌恶蛇,二者心理状态岂不泾渭分明?

畬族以盘瓠为图腾,认为盘瓠是本民族始祖,有传统的敬祀仪式和种种“图腾戒”^⑮。畬族虽早已脱离了氏族社会阶段,但作为氏族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图腾崇拜的残余仍保留下来,如盘瓠故事传说,在畬族民间家喻户晓。他们还将这个故事编成图腾歌舞——“龙头舞”,内容系反映畬族的祖先在征番中英勇善战,击溃番邦进犯,立下战功,被当朝皇帝招为驸马,整个歌舞古雅、淳朴,富有民族特色。同时还以艺术形式表现图腾的状貌,如将盘瓠故事绘成“祖图”、雕成“祖杖”。“祖图”的内容反映畬族的起源、发展和迁移的经过。这种被畬民视为“传家宝”的“祖图”、“祖杖”,各聚居畬村均有珍藏,逢年过节或婚庆日子,悬挂厅堂,让族人在祖像前叩拜而歌,以示对盘瓠始祖的尊奉和怀念。可见图腾崇拜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的渊源,而且还可从中探讨有相关的民族的某种联系。

卫聚贤《古史研究》认为越大夫范蠡也是“以狗为图腾的”^⑯。其根据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吴越春秋》所记文种“之三户之里”谒见范蠡时,“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⑰。其实,范蠡此种举动是事出有因的。《史记正义》会稽典录云:范蠡“佯狂偶傥负俗”,是“(越国)狂人,生有此病”^⑱等等。可见范蠡“从犬窦蹲而吠”,纯属佯狂,他与信仰盘瓠传说毫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我们认为,越族也不可能以犬为图腾,这从越国奖励生育政策中得到证明。勾践规定国中妇女“生男二甌之以壶酒一犬”^⑲。在越人看来犬是可以宰食的,这同作为“图腾”所具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越族也有犬图腾,应属牵强附会之例。

其三,语言无丝毫共通因素。语言是人类地面的化石,它对研究族源具有极大的作用。古籍中关于越语的记载,除散见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和杨雄《方言》中的片言只语外,比较完整的是历史上有名的《越人歌》^⑳。歌词记载春秋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

上赞赏榜樵越人“拥楫而歌”的生动故事，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它为研究古越语保存了极珍贵的资料。根据语言学专家对《越人歌》的研究，认为：“歌中大部分词语能在现代壮语中找到”，“歌中歌词的意义和词性也与现代壮语相同”，“现代壮语语法的基本结构与二千年前《越人歌》差异不大”^⑩。这就证实了古越语和今壮语之间有着共同的语源关系，从语言学方面提供了壮族渊源于古越族的有力论据。壮族语言系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畲语与壮语不同，根据语言工作者对畲语的调查研究，认为除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等县约一千多人使用的畲语系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外，其余地区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⑪。无论是苗瑶语族或客家方言均与壮侗语族不同。至今在畲语中还没有找到与古越语的共通因素。是否因为年代久远，越语在畲语中已彻底消失了吗？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民族语言的变化比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变化要缓慢得多，而语言中尤其语法变化更为缓慢。既然可以从现代壮语中找到与两千多年前越语相同的语法、语词和词性，如果畲语确与古越语有共同的语源关系，也应当会毫无例外地在现代畲语中找到与古越语的共通因素。这种语言的不同，应视为亦系民族的不同。

以上三点，佐证了畲族非衍出于越族。

注：

- ①许慎：《说文解字》。
- ②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闽考》。
- ③《周礼》卷10《秋官司寇下》。
- ④《周礼》卷8《夏官司马下》。
- ⑤李光坡：《周礼述注》卷19。
- ⑥杨澜：《临汀汇考》卷1《建置考》。
- ⑦道光《建阳县志》卷2《輿地志·附畬民风俗》。
- ⑧《永乐大典》卷7887《建置沿革》。
- ⑨梁章钜：《归田琐记》（上）卷3。
- 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2卷第14期。
- ⑪⑫《尔雅》卷中《释地第九——野》。
- ⑬《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一》。
- ⑭张景祁：《福安县志》卷1《疆域》。
- ⑮王应山：《闽都记》卷2《城池总叙》。
- ⑯《汉书》卷1下《高帝纪》。
- ⑰⑱道光《福建通志》卷85《关隘》。
- ⑲⑳《资治通鉴》卷259《唐纪》75。
- ㉑㉒薛凝度：《云霄厅志》卷16《名迹》。
- ㉓《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 ㉔㉕杨澜：《临汀汇考》卷3《畬民考》。
- ㉖《康熙字典》《寅集》（中）《山部》。
- ㉗蔡世铎：《漳州志》卷10《杂录》。
- ㉘秦炯：《诏安县志》卷12《艺文志》。
- ㉙杨澜：《临汀汇考》卷1《方域考》。
- ㉚《临汀汇考》卷3《畬民附》。
- ㉛《輿地广记》卷24《福建路》。
- ㉜《福州府志》卷2《建置沿革》。
- ㉝弘治《兴化府志》卷7《山川》。
- ㉞《邵武县志》卷28《古迹》；《福州府志》卷3《碑

碣》。

- ㉟叶国庆：《再论杨文广平闽》。
- ㊱管长靖：《福建之畬民》。
- ㊲《国语》卷20《越语上》。
- ㊳《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 ㊴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 ㊵王应山：《闽都记》卷26《郡东长乐胜迹》。
- ㊶《越绝书》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10》。
- ㊷叶国庆、辛土成：《汉闽越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见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 ㊸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 ㊹《越绝书》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10》。
- ㊺《淮南子》卷1《原道训》。
- ㊻《逸周书》卷7《王会解》。
- ㊼晋张华：《博物志》卷3。
- ㊽《淮南子》卷1《原道训》。
- ㊾郑翘松《永春县志》卷15《礼俗志》。
- ㊿方清芳：《德化县志》卷3《风俗志》。
- ①①道光《福建通志》卷2《风俗·永春州》。
- ①②民国《建阳县志》卷8《风俗志》。
- ①③民国《建德县志》卷3《风俗志》。
- ①④余绍定：《龙游县志》卷2《地理考·风俗》。
- ①⑤畬族“图腾戒”有禁杀狗、禁讲“家狗”和“家狗骨”等。
- ①⑥卫聚贤编：《古史研究》第2集（下册）页779。
- ①⑦⑧《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 ①⑨《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
- ①⑩西汉刘向：《说苑》卷11《善说》。
- ①⑪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
- ①⑫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